

42
37
22

準
貴



紀事本末卷之十七

提督浙江學政僉事豐潤谷應泰編著

男 際科

際第 詞

建文遜國

建文四年夏六月乙丑帝知金川門失守長吁東西走欲自殺翰林院編修程濟曰不如出亡少監王鈇跪進曰昔高帝升遐時有遺篋曰臨大難當發謹收藏奉先殿之左羣臣齊言急出之俄而昇一紅篋至

四圍俱固以鐵二鎖亦灌鐵帝見而大慟急命舉火
焚大內皇后馬氏赴火死程濟碎篋得度牒三張一
名應文一名應能一名應賢袈裟帽鞋剃刀俱備白
金十錠朱書篋內應文從鬼門出餘從水關御溝而
行薄暮會於神樂觀之西房帝曰數也程濟卽爲帝
祝髮吳王教授楊應能願祝髮隨亡監察御史葉希
賢毅然曰臣名賢應賢無疑亦祝髮各易衣披牒在
殿凡五六十人痛哭仆地俱矢隨亡帝曰多人不能
無生得失有等任事著名勢必究詰有等妻子在任

心必繫繫宜各從便御史曾鳳韶曰願卽以死報陛
下帝麾諸臣大慟引去若干人九人從帝至鬼門而
一舟艤岸爲神樂觀道士王昇見帝叩頭稱萬歲曰
臣固知陛下之來也疇昔高皇帝見夢令臣至此耳
乃乘舟至太平門昇導至觀已薄暮矣俄而楊應能
葉希賢等十三人同至共二十二入兵部侍郎廖平
襄陽人刑部侍郎金焦貴池人編修趙天泰三原人
檢討程亨澤州人按察使王良祥符人叅政蔡運南
康人刑部郎中梁田玉定海人監察御史葉希賢松

陽人程濟績谿人中書舍人梁良王梁中節俱定海人宋和臨川人郭節連州人刑部司務馮灌黃巖人所鎮撫牛景先沅人王資楊應能劉仲俱杞縣人翰林待詔鄭洽浦江人欽天監正王之臣襄陽人太監周恕和州人徐王府賓輔史彬吳江人帝曰今後但以師弟稱不必拘主臣禮也諸臣泣諾廖平日諸人願隨固也但隨行不必多更不可多就中無家室累并有膂力足捍衛者多不過五人餘俱遙爲應援可耳帝曰良是於是環坐於地道士進夜餽約定左右

不離者三人楊應能葉希賢俱稱比丘程濟稱道人往來道路給運衣食者六人馮灌待稱塞馬先生時稱馮翁時稱馬公時稱馬二子郭節時稱雪菴後稱雪和尚宋和時稱雲門僧時稱稽山王人時稱慈王趙天泰適衣葛卽稱衣葛翁時稱天肖子王之臣家世補鍋欲以作生計號老補鍋牛景先號東湖蓀夫亦稱東湖主人帝曰吾今往滇南依西平侯史彬曰大家勢盛耳目衆多况新主意尚未釋能無見告不若往來名勝東西南北皆吾家也臣等中有家給足

備旦夕者，卽駐錫於茲，有何不可？帝曰：良是。於是更主七家，廖平王良、鄭洽、郭節、王資、史彬、梁良、王宗。曰：此可暫不可久，况郊壇所在，明旦必行，何所之？衆擬浦江，而鄭亦巨族，且忠孝可居也。夜分，帝足脛痛，度不能行，徵明景先與彬步至中河橋，謀所以載者，有一艇爲吳人，急叩之，則彬家所遣，以饋彬吉函者也。彬與景先亟迎帝，且至彬家，諸人聞之，且悲且喜，同載八人，爲程葉、楊牛、馮宋、史餘，俱散。定期以月終更啓，取道溧陽。八日，始至吳江之黃溪中，彬家彬奉帝

居所居之西偏，曰清遠軒，衆出拜，帝改題水月觀，親筆篆文，閱三日，諸臣至彬家相聚五日，帝命歸省，成祖卽位，編籍在任，諸臣遞去者四百六十三人，俱命削籍。八月，命禮部行文州縣，追繳革除諸勅，至是蘇州府遣吳江邑丞鞏德，至史彬家追奪，且曰：建文皇帝聞在君家，彬曰：無之。微哂而去。次日，帝同兩比丘一道人行，餘俱星散。時八月十六日也。帝附舟至京口，過六合，陸行至襄陽。十月，至廖平家，適有誦其跡，遂決意往滇。

成祖永樂元年春正月十三日建文帝至雲南永嘉寺初帝期從二臣以三月復至廖平家至是留永嘉寺頗安適將以明年游天台而諸臣以帝舊約俱集於襄陽廖平家適馮淮自雲南來傳帝命止之令諸臣無煩往來各散去

二年春正月建文帝離雲南由重慶抵襄陽六月入吳八月八日復至史彬家時天將暝彬家已舉火矣帝突至彬及家人出拜舉酒半酣帝曰我明晨當即去彬云臣掃門而俟久矣即有不肅亦乞見原欲留

師數月明晨何遽耶先是帝命從二者俱師弟稱故彬等呼爲師帝泣曰彼方急圖我昨於西安道中見冠蓋來者瞪目視我此臣我自善之彼必有以奏也東南逋臣屈指先汝我去政爲汝計對哭久之且曰此近官闕不便彬曰亦無害視帝衣履敝甚固留三日命家人製布衣而去帝爲兩浙之游杭州計游三十三日天台雁蕩計游三十九日會馬二子稽山主人金焦亦來石梁間且云諸臣俱約至此然終不見時天氣寒帝返雲南固却諸臣而去

三年春二月建文帝至重慶之大竹善慶里有杜景賢築室與居尋舍之而去嘗聞金陵諸臣慘死事汝然曰我獲罪於神明矣諸人皆爲我也

四年夏四月建文帝至西平侯沐晟家留旬日五月結茆白龍山

五年冬十二月建文帝祭死難諸人自爲文哭之時朝廷偵帝甚密戶科都給事胡濙訪求張三丰蓋爲帝也帝知之遂遁跡不出

六年夏六月白龍菴災程濟出山募葺

七年春正月命太監鄭和航海通西南諸國鄭和數往來雲貴間踪跡建文帝帝東行慶里五月復至襄陽廖平家已徙蜀帝還滇



八年春三月建文帝復至菴工部尚書嚴震使安南密訪帝震忽與帝遇於雲南道中相對而泣帝曰何以處我對曰上從便臣自有處夜縊於驛亭中帝復結菴於白龍山顏色憔悴形容枯槁夏月患痢因有戒心不能出山覓膳狼狽殊甚適史彬程亨郭節訪至帝相對大慟隨問曰汝等携有方物否各爲獻史

彬獨有僮而所獻豐且當年職居禁近知帝所好帝
遍嘗之曰不食此已三年矣三人相留許久帝遣之
歸別時痛哭失聲帝屬曰今後勿再來道路阻修一
難關津盤詰二難况我安居不必慮也彬等叩首領
命而去後帝復舍白龍菴他去

九年春有司毀菴夏四月建文帝至浪穹鶴慶山
其地頗佳因募建一菴名大喜

十年春三月應能卒四月希賢卒建文帝因納一弟
子名應慧

十一年夏五月建文帝南行至旬六月還冬十二
月渡馬嶺遇寇適官軍至僅免

十二年夏四月遣程濟募糧秋九月建文帝學易
數

十三年秋八月建文帝游衡山冬十月還菴

十四年夏六月建文帝足疾發程濟乞藥於城西三
日乃反帝飲獲愈冬十一月帝命濟錄述從二傳
藏之山巖中帝自爲叙

十五年春二月史彬復至白龍故道了不見菴山旁

詢一老婦則曰官司毀之矣問僧徒曰不知所之至是彬忽與帝遇於鶴慶之大喜菴深林密樹不下數里先是楊應能葉希賢所建者甫落成而兩人死卽於菴東葬之十一月帝避豈東行至衡山
十六年春三月建文帝還至黔
十七年夏六月建文帝始觀佛書
十八年夏六月建文帝命程濟移居菴西偏冬十月帝入蜀程濟從徧游諸勝登峨眉有詩云登高不待東翹首但見雲從故國飛

十九年秋七月建文帝入粵遊海南諸勝十一月帝還菴

二十年夏四月建文帝避豈於菴南四十里名淶泉
二十一年春二月建文帝入楚程濟從登章臺山賦弔古詩楚歌趙舞今何在惟見寒鴉繞樹啼六月帝遊漢陽登晴川樓吟云江波猶湧憾林雷欲翻愁七月帝留大別山

二十二年春二月建文帝東行冬十月與史彬相遇於旅店言及榆木川稍色喜史彬問道路起岸狀答

曰近來強飯精爽倍常卽同彬下江南至彬家彬具酒餽於所居之重慶堂帝上座程濟東列彬西列彬有從叔祖名弘者嘉興縣史家村人也直入至堂上彬不得已亦與坐問師何來彬未答卽起趨出招彬曰此建文皇帝也彬曰非也弘曰吾曾於東宮見之當吾家籍沒時非帝吾無死所矣帝實活我恩無以報彬不得已實告之卽頓首堂下涕泣問向來狀帝曰賴諸從亡者給我衣食周旋險阻之間二十年來戰戰兢兢復大慟慟已曰今想可老終矣弘曰帝今

欲何之曰游天台諸勝弘曰吾當具一日之積隨行居數日帝行戒彬曰有叔在爾勿往也弘從之去十一月至寧波渡蓮花洋

仁宗洪熙元年春正月建文帝謁大士於潮音洞五月自閩粵還山止程濟從聞仁宗崩帝曰吾心放下矣今後往來亦少如意也且悲且喜

宣宗宣德元年秋八月建文帝祭從亡諸臣於菴前二年春正月建文帝移居鴻慶之靜室秋八月滇寇亂帝入蜀程濟從冬十月宿永慶寺題詩云杖錫

來遊歲月深山雲水月傍閑吟塵心消盡無此子不
受人間物色侵

三年夏五月建文帝遊神女廟 秋七月遊黃牛磯
冬十月遊漢中

四年春正月建文帝至成都再宿而去 五月帝還
浪穹 六月至鶴慶山中

五年夏四月建文帝歇稍廣其菴程濟等出募

六年春二月建文帝往陝西 夏四月至延安 秋
七月南行入蜀 九月至夔阻雪

七年春正月建文帝入楚至公安 夏五月至武昌

秋八月下九江 九月游杭州吳山 冬十一月
游天台

八年春正月建文帝在赤城

九年夏五月建文帝復至吳江史彬家程濟從時彬
已死帝悲悼久之慰勞其子倍至復爲會稽之游八
月還

十年春三月建文帝往粵西

英宗正統元年秋八月建文帝還至滇卜築舊日之

浪穹

二年夏五月建文帝復游我眉冬十一月還至浪穹

三年秋七月建文帝欲往粵西不果會有弟子亡去帝恐跡露遂有粵西之行

四年夏四月程濟勸建文帝還滇不聽

五年春三月十三日建文帝謂程濟曰我決意東行子盍爲我著得兌之歸妹濟拊几大呼曰大凶今太歲于支皆金火必尅之行夏之時其危乎帝好文章

能爲詩歌嘗賦詩曰牢落西南四十秋蕭蕭白髮已盈頭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長樂宮中雲氣散朝元閣上雨聲收新蒲細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未休後至貴州金竺長官司羅永菴嘗題詩壁間其一日風塵一夕忽南侵天命潛移四海心鳳返丹山紅日遠龍歸滄海碧雲深紫微有象星還拱玉漏無聲水自沉遙想禁城今夜月六宮猶望翠華臨其二日闕罷楞嚴磬懶敲笑看黃屋寄團瓢南來瘴嶺千層迥北望天門萬里遙歎段久忘飛鳳整袈裟

新換袞龍袍百官此日知何處唯有羣鳥早晚朝至
是出亡蓋三十九年矣會有同寓僧者竊帝詩自謂
建文帝詣思恩知州岑瑛大言曰吾建文皇帝也瑛
大駭聞之籓司因繫僧并及帝輩章以聞詔械入京
師程濟從八月至金陵九月至京命御史廷鞠之僧
稱年九十餘且死思葬祖父陵旁耳御史言建文君
生洪武十年距正統五年當六十四歲何得九十歲
廉其狀僧實楊應祥鈞州白沙里人奏上僧論死下
朝表獄從者十二人戍邊而帝適有南歸之思白其

實御史密以聞閣吳亮老矣逮事帝乃令探之建文
帝見亮輒曰汝非吳亮耶亮曰非也建文帝曰吾昔
御便殿汝尚食食子鷄棄片肉於地汝手執盃據地
狗銜之乃云非是耶亮伏地哭建文帝左趾有黑子
摩視之持其踵復哭不能仰視退而自經於是迎建
文帝入西內程濟聞之嘆曰今日方終臣職矣往雲
南焚菴散其徒帝既入宮官中人皆呼爲老佛以壽
終葬西山不封不樹

谷應泰曰聞之國君死社稷義之正也然而乘

機○察○變○忍○耻○圖○存○一○旅○而○中○興○奏○五○年○而○天○節○
反○則○惠○王○居○櫟○仍○殺○子○頽○襄○王○居○鄭○終○誅○太○叔○
建○文○之○倉○皇○出○奔○或○亦○有○深○意○焉○又○况○鐵○函○鎖○
柙○度○牒○刺○刀○先○皇○所○遺○也○龍○發○帝○后○妖○讖○亡○周○
燕○啄○皇○孫○天○心○割○漢○厥○有○定○數○又○非○智○力○所○移○
耳○乃○遜○國○之○期○以○壬○午○六○月○十○三○日○建○文○獨○從○
地○道○餘○臣○悉○出○水○關○痛○哭○什○地○者○五○十○餘○人○自○
矢○從○亡○者○二○十○二○士○而○廖○平○之○議○以○爲○多○人○必○
生○得○失○不○若○遙○爲○應○援○于○時○謚○侍○左○右○者○二○人○

楊○應○能○葉○希○賢○稱○比○丘○程○濟○稱○道○人○是○也○往○來○
道○路○給○辦○資○糧○者○六○人○馮○淮○郭○節○宋○和○趙○天○泰○
王○之○臣○牛○景○先○各○諱○名○號○潛○相○通○問○是○也○其○經○
由○之○地○則○自○神○樂○觀○啓○行○由○松○陵○而○入○真○南○西○
游○重○慶○東○到○天○台○轉○入○祥○符○僑○居○西○粵○中○閩○結○
菴○於○白○龍○題○詩○於○羅○永○兩○入○荆○楚○之○鄉○三○幸○史○
彬○之○第○踪○跡○去○來○何○歷○歷○也○特○以○年○逼○桑○榆○願○
還○骸○骨○岑○瑛○據○之○以○閒○吳○亮○辨○其○非○妾○夫○不○復○
國○而○歸○國○不○作○君○而○作○師○雖○以○考○終○亦○云○慝○矣○

然以予論之。假令成皇方死沙塲。昭帝新居諒闇。此時兵力黷於邊關。內難伏於高煦。國勢危疑。人情牽制。必不能長駕遠馭。經營萬里之外者。而滇黔地險。沐氏兵強。因茲遁跡之時。宜申控告之義。非流彘而藉共和。則東遷而依晉鄭。一軍出荆門。卽襄鄧可搖。一軍出漢南。卽長江可據。狐先河水之功。馮鄧雲臺之業。後晚前推。匪異人任也。奈何枕席有涕泣之痕。行旅多膏膺之奉。而興復大計闕焉不講。譬猶危葉畏颺。

驚禽易落。正所謂亡國之大夫。不足與言事者也。洎乎正統改元。帝易四朝。統踰五紀。內鮮惠懷之亂。外無連管之謀。嗣服相承。天定之矣。而况主君已老。從者凋零。方險阻備嘗之時。正精志消亡之日。魯展喜之已衰。晉銅鞮而既死。崦嵫待盡。尚安望其復振乎。至若從亡諸臣。國爾忘家。捍王於艱。四十餘年。櫛風沐雨。卽無包胥之義。復楚王於郢中。亦有子家之忠。哭昭公於野井。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而議者據

成祖之實錄謂建文之自焚疑一龍之未出。擯衆蛇而不載。夫隱巢之事不直。亭於貞觀。燭斧之疑亦依違於興國。時史所書非無曲筆矣。而况胡濙訪仙。思恩擢職。以及陵在西山。不封不樹。有目者所共睹。又豈得以傳聞異辭也。

紀事本末卷之十八

提督浙江學政僉事豐潤谷應泰編著

男 際科

際第 訂

壬午殉難

文皇發北平僧道衍送之郊。跪而密啟曰。臣有所託。上曰何為。衍曰。南有方孝孺者。素有學行。武成之日。必不降附。請勿殺之。殺之則天下讀書種子絕矣。文皇首肯之。及師次金川門。大內火。建文帝遜去。即召

用孝孺不肯屈。偪之。孝孺哀經。號慟闕下。爲鎮撫伍雲等。執以獻。成祖待以不死。不屈。繫之獄。使其徒廖鏞。廖銘說之。叱曰。小子從予幾年。所矣。猶不知義之是非。成祖欲艸卽位。詔皆舉孝孺。乃召出獄。斬。哀入見悲慟。徹殿陛。文皇諭曰。我法周公輔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文皇曰。伊自焚死。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子。文皇曰。國賴長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文皇降榻勞曰。此朕家事耳。先生毋過勞苦。左右授筆札。又曰。詔天下。非先生不可。孝孺大批數字。擲筆於

地。且哭且罵曰。死卽死耳。詔不可草。文皇大聲曰。汝安能遽死。卽死。獨不顧九族乎。孝孺曰。便十族奈我何。聲愈厲。文皇大怒。令以刀抉其口兩旁。至兩耳復繩之。獄大收其朋友門生。每收一人。輒示孝孺。孝孺不一顧。乃盡殺之。然後出。孝孺磔之。聚寶門外。孝孺慷慨就戮。爲絕命詞曰。天降亂離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計兮。謀國用猶。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嗚呼哀哉。庶不我尤。時年四十六。復詔收其妻鄭氏。妻與諸子皆先經死。悉燔削方氏墓。初

籍十族每逮至輒以示孝孺孝孺執不從乃及母族
林彥清等妻族鄭原吉等九族既戮亦皆不從乃及
朋友門生廖鏞林嘉猷等爲一族並坐然後詔磔于
市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謫戍絕徼死者不可勝計
孝孺季弟方孝友就戮時孝孺目之淚下孝友口占
一詩曰阿兄何必淚潸潸取義成仁在此間華表柱
頭千載後旅魂依舊到家山士論壯之以爲不愧孝
孺之弟孝孺又有二女年俱未笄被逮過淮相與連
袂投橋水歿

兵部尚書鐵鉉被執至京陛見背立廷中正言不屈
令一顧不可得割其耳鼻竟不肯顧熱其肉納鉉口
中令啖之問曰甘否鉉厲聲曰忠臣孝子肉有何不
甘遂寸磔之至死猶喃喃罵不絕文皇乃令舁大鑊
至納油數斛熬之投鉉屍頃刻成煤炭導其屍使朝
上轉展向外終不可得文皇大怒令內侍用鐵棒十
餘夾持之使北面笑曰爾今亦朝我耶語未畢油沸
感濺起丈餘諸內侍手糜爛棄棒走屍仍反背如故
文皇大驚詔命葬之鉉年三十有七父仲名年八十

三母薛氏並海南安置子福安年十二發河池編伍
康安鞍轡局充匠尋皆戮歿妻楊氏并二女發教坊
司楊氏病歿二女終不受辱久之鉉同官以聞文皇
曰渠竟不屈耶乃赦出皆適士人

戶部侍郎卓敬被執責以不迎乘輿之罪曰爾前日
裁抑諸王今復不臣我耶敬曰先帝若依敬言殿下
豈得至此文皇怒欲殺之而憐其才且繫獄命中人
諷以管仲魏徵事敬涕泣不可文皇感其至誠猶未
忍殺而姚廣孝力言養虎遺患意遂決敬臨刑從容

嘆曰變起宗親畧無經書敬歿有餘罪神色自若經
宿面如生誅三族沒其家圖書數卷而已文皇雅聞
敬名既歿猶惜之曰國家養士三十餘年不負其君
者唯卓敬耳

禮部尚書陳迪受建文帝命督軍儲于外過家不入
聞變卽赴京師文皇登極召迪責問迪抗聲指斥并
收其子鳳山丹山等六人同磔于市將刑鳳山呼曰
父累我迪叱勿言謾罵不已命割鳳山等鼻舌食迪
迪唾益指斥遂凌遲歿宗戚被戍者一百八十餘人

迪既歿，衣帶中得詩云：三受天皇顧命新，山河帶礪此絲綸。千秋公論明於日，照徹區區不二心。又有五噫歌，皆悲烈云。

刑部尚書暴昭被執抗罵不屈，文皇大怒，先去其齒，次斷手足，罵聲猶不絕，至斷頸乃歿。

左僉都御史景清，建文中以左都御史改北平參議，往察燕邸動靜，王嘗宴之，清言論明爽，大被稱賞，尋召還舊任。及燕師入，清知帝出亾也，猶思與復，詭自歸附，乃詣見文皇，文皇喜曰：吾故人也，厚遇之，仍其

官。清自是恒伏利劔于衣衽中，委蛇侍朝，人疑焉。八月望日早朝，清緋衣入，先是靈臺奏文曲犯帝座，急色赤。及是見清獨衣緋，疑之。朝畢出御門，清奮躍而前，將犯駕，文皇急命左右收之，得所佩劔，清知志不得遂，乃起植立，嫚罵，抉其齒，且抉且罵，會血直噴御袍，乃命剝其皮，草櫛之，械繫長安門，碎磔其骨肉。是夕，精英迭見，後駕過長安門，索忽斷所械皮趨前數步，為犯駕狀，上大驚，乃命燒之。已而上晝寢，夢清仗劔追繞御座，覺曰：清猶為厲耶！命赤其族，籍其鄉，轉

相板染謂之瓜蔓抄村里爲墟有青州教諭劉固者
建文元年以母老乞歸清爲御史移書招固因依清
同居京師金川門陷固弟國勸兄出降固曰固受朝
廷厚恩以老母在未能卽歿矧降耶後清遇害連及
固遂與弟國母袁氏同日受刑于聚寶門外固子超
年十五有膂力臨刑仰天一呼網索俱斷因奪劍子
刀連殺十餘人事聞詔磔之

右副都御史練子寧名安以字行被臨安衛指揮劉
傑縛至闕語不遜文皇大怒命斷其舌曰吾欲效周

公輔成王耳子寧手探舌血大書地上成王安在四
字文皇益怒命磔之宗族棄市者一百五十一人又
九族親家之親被抄沒戍遠方者又數百人越數年
吉水錢習禮以練氏姻族未及逮旣官中朝愷爲鄉
人所持以告學士楊榮榮乘間以聞文皇曰使子寧
尚在朕固當用之况習禮耶

兵部尚書齊泰聞建文帝遜去追至廣德欲往他郡
起兵興復被執見文皇不屈歿之從兄弟敬宗宰皆
歿叔時永陽彥等謫戍兗甫六歲給配赦還

太常卿黃子澄初執李景隆于朝請誅之不聽江淮連敗拊膺慟哭曰大事去矣誤薦景隆萬歎不足贖建文帝密使子澄召兵不及責問不屈族其家一子走易姓名田經遇赦家湖廣

吏部尚書張統遜國後自經歿侍郎毛太燕兵起數上封事條方畧統歿太亦歿

禮部侍郎黃觀字瀾伯奉命徵兵上江諸郡奮不顧家且行且募至安慶聞金川失守痛哭謂人曰吾妻素有志節必不辱遂招魂葬之江上明日家人報至

云家已被收夫人并二女給配象奴夫人翁氏持釵劍佯使入市酒館急攜二女同家屬十餘人投通濟門淮清橋下歿觀復痛哭至李陽河聞建文帝已遜位知事不可爲乃朝服東向再拜自投羅刹磯湍激處舟人急鈎之僅得珠絲棕帽以獻命束芻象觀帽之而剄于市籍其家并連姻黨百餘人謫戍

蘇州知府姚善合鎮常嘉松四郡守練兵勤王未及戰文皇卽位索黃子澄甚急子澄匿善所約共航海舉兵善謝曰公可去善不可去公朝臣可四往號召

圖興復善職守土義當與城存亾子澄遂去善爲塵
下許千戶縛獻文皇詰善曰若一郡守乃敢舉兵抗
我耶善厲聲曰臣各爲其主耳語多不遜遂磔之善
友黃鉞者仕爲給事中與善相期許國鉞以親喪家
居聞善被執鉞遂閉目三四日求死或傳善款伏已
得宥鉞復瞪目曰吾知善決無二心且少俟之脫善
果不死吾將下報希直希直方孝孺字也乃稍稍食
已而善就刑報至鉞登麥川橋西向再拜祀而哭之
曰吾與君同受國恩國有難義同許身今君與希直

同歿吾忍背義獨生乎祀畢給家人歸祭具遂從容
整衣冠奮身入水歿時家人俱窟伏有友楊福日夜
泣橋側求鉞屍不得更數日屍忽自出立水中成禮
葬之

翰林修撰王叔英奉詔募兵行至廣德聞建文帝遜
位大勳會齊泰來奔叔英曰泰二心矣令執之泰告
之故乃相抱慟哭與泰圖後舉已知事不可爲沐浴
衣冠書絕命辭藏衣間詞曰人生穹壤間忠孝貴克
全嗟余事君父自省多過愆有志未及竟奇疾忽見

纏肥甘空在案，對之不能嚙。意在造化神，有命歸九
泉。嘗念夷與齊，餓歿首陽巔。周粟豈不佳，所見良獨
偏。高蹤邈難繼，偶爾無足傳。千秋史官筆，慎勿稱希
賢。又題其案曰：生既久矣，未有補于當時。歿亦徒然，
庶無慚于後世。遂自縊于玄妙觀銀杏樹下。夫人金
氏亦自經歿。二女俱赴井歿。

翰林王良初聞北平兵起，輒憂憤不食。及渡淮，與妻
子訣曰：吾不可復生矣。安能顧若等哉。北師入城，胡
靖解纜。吳溥爲良鄉人，皆集溥舍，縉陳說大義。靖亦

憤激慷慨，良獨流涕不言。溥曰：三子受知最深，事在
頃刻，若溥去就固可從容也。隨別去。溥子與彌尚幼，
嘆曰：胡叔能仗義，大是佳事。溥曰：不然，獨王叔歿耳。
語未竟，隔牆聞靖呼曰：外間甚，可看豬。溥顧與彌曰：
一豬不忍寧，自忍乎。須臾，良舍哭聲動，已伏鳩歿矣。
初，洪武中，禮部廷試，良最優。太祖以良貌不揚，易靖
第一，良次之。至是，良歿，靖改名廣，降于燕。

浙江按察使王良聞燕師入京，慟哭誓以必歿。會命
使召之，良執使者下獄，詰且縛出。期戮，以狗道中，忽

遇衆譟起而奪使者去良還坐堂上悉收諸司印携歸解舍嗟嘆久之妻問故良曰吾分應歿顧思所以處汝未決耳妻笑曰吾何難君爲男子乃爲婦人謀乎遂命妾饋食抱其子歔歔于廁置子池傍自投水歿良起而殮之卽列薪于戶閉其家人毋得出令妾抱幼子托鄉人之客於杭者遂舉火抱印闔室焚兵部郎中譚翼金川陷赴火死妻鄒氏子謹自縊御史曾鳳韶請從建文帝出亡帝麾使去鳳韶泣曰臣頃卽以歿報陛下文皇後以原官召不至尋加侍

卽亦不至乃刺血書憤詞于襟上曰予生廬陵忠節之鄉素負立朝骨鯁之腸讀書而登進士第仕宦而至繡衣郎旣一歿之得宜可以含笑于地下而不愧吾文天祥屬妻李氏子公望曰吾歿勿易衣殮遂自殺李氏亦自經歿

衡府紀善周是脩爲人卓犖有大志嘗曰忠臣不爲得失計故言無諛直貞女不爲生歿累故行無不果乃輯自古今忠節事爲觀感錄當金川失守宮中自焚是脩留書別友人付以後事具衣冠爲贊繫衣帶

上入應天府學拜先師畢自經歿初是脩與楊士奇解縉胡廣金幼孜黃淮胡儼約同歿義惟是脩不負其言後楊士奇爲作傳語其子轅曰當時吾亦同歿誰爲爾父作傳聞者笑之

監察御史魏冕力請建文帝誅徐增壽及宮中火起或謂冕宜急迎附冕厲聲曰使吾改臣節明君亦不用也奈何徒自污遂自殺陳瑛請追罪詔誅其族同邑鄒朴建文初仕周府諫王邪謀錮獄上嘉其忠召至京授御史歸省聞冕歿亦不食歿時稱永豐雙烈

刑科給事中葉福守金川門兵入死之

大理寺丞鄒瑾與甥魏冕同毆徐增壽于朝請誅之京師陷自殺詔誅其族凡男婦四百四十八人

戶科給事中陳繼之被執責問不屈磔于市

大理寺丞劉端約刑部郎中王高同棄官去跡露被執召問練安方孝孺何如人端曰忠臣也文皇曰汝逃忠乎端曰存身以圖報耳命與高俱劓其鼻文皇笑曰作如此面目還成人否端詈曰我猶有面目卽歿可見皇祖文皇怒立捶殺之戍其家

駙馬都尉梅殷擁重兵淮上。文皇既卽位，追公主、公主高皇后長女、大長公主也。公主嚙指血作書，招殷中使至，殷得書慟哭。詢建文帝所在，中使曰：去矣。殷曰：君亡與亡，君存與存，吾姑忍俟之。乃還京，見文皇。文皇曰：駙馬勞苦，殷曰：勞而無功，徒自愧耳。文皇銜之，久之，殷不能平。時見詞色，文皇嘗夜遣小中官潛入殷第，察之。殷愈怒。永樂二年冬，都御史陳瑛言：殷招納亡命，私匿番人，與女秀才劉氏朋邪，詛咒幾得罪。明年冬，早朝，都督譚深指揮趙曦令人擠殷死。笄

橋下，誣殷自投水死。都督許成發其事，文皇罪深，曦二人對曰：此上命也。奈何殺臣？文皇大怒，立命力士持金瑤落二人齒，斬之。諡殷榮定公主，牽文皇衣大哭，問駙馬安在。文皇笑曰：爲公主踪跡賊，毋自苦。公主謹護二子，乃官其子順昌爲中府都督，景福爲指揮，旗手衛僉事。時駙馬都尉耿璿、炳文子也。尚孝康帝長公主與弟都督瓚俱論死。

谷府長史劉璟誠意伯劉基仲子也。自少靜朴，峻厲博通經書，究兵畧，嘗同兄璉侍父入朝。太祖奇之，曰：

阿璉明秀阿璟凝重伯溫有子矣授谷王長史之國
宣府建文初燕師起璟隨谷王還朝獻十六策不能
用以病辭歸文皇登極璟臥家不起上欲用之罪以
逃叛親王逮繫之臨別姻戚舉餞戒之曰皇上神武
何止唐文皇先生忠良允爲魏徵可也璟瞪目曰爾
謂我學魏徵耶吾歿生之分決矣至京授以官不受
對上語猶稱殿下遂大忤旨下獄一夕辨髮自經死
漳州府學教授陳思賢聞卽位詔至慟哭曰明倫之
義正在今日遂堅臥不出迎率其徒伍性原陳應宗

林珏鄒君默曾廷瑞呂賢集明倫堂爲舊君位哭臨
如禮郡人執送京師思賢與六生皆歿之

參軍斷事高魏洪武十七年旌孝行魏嘗上書燕王
曰臣竊自負旣爲孝子當爲忠臣歿忠歿孝臣願也
京城破縊歿驛舍又有高不危者同時歿義弟宣戊
南海衛

太常寺少卿盧原質少從方孝孺游後文皇召見不
屈歿之族其家教授劉政聞孝孺死痛哭不食斃
刑部右侍郎胡子昭坐方黨受戮臨刑詩曰兩間正

氣歸泉壤一點丹心在帝鄉弟僉事子義聞子昭歿
辟世丹稜蜀獻王聞而憐之令為僧子義以親遺體
辭有子二人數歲子義曰吾兄無後天不絕吾姓二
子當免于難竟棄去莫知所終

右副都御史茅大方聞燕王兵起遣詩淮南守將梅
殷曰幽燕消息近如何聞道將軍志不磨縱有火龍
翻地軸莫教鐵騎過天河關中事業蕭丞相塞上功
助馬伏波老我不才無補報西風一度一悲歌文皇
登極大方逮至責問不屈與其子順童道壽文生同

日藥市一孫添生歸生歿獄中妻張氏發教坊病歿
命棄其屍

僉都御史司中召見不屈命以鐵帚刷其膚肉至盡
而歿姻婭同歿者八十餘人

監察御史鄭公智坐方黨召見不屈歿之戍其族

大理寺少卿胡閏字松友日夜與齊黃密謀設法防

禦又請誅徐增壽遜國後文皇召方孝孺草詔繼召

閏及高翔皆衰絰至哭聲徹殿陛文皇召閏先入諭

令更服閏曰歿即歿服不可更文皇以族誅恐之閏

不屈命力士以瓜落其齒齒盡罵聲不絕文皇大怒
縊殺之以灰蠶水浸脫其皮剝之實以草懸武功坊
子傳慶同日論死傳福方六歲戍雲南抄提全家二
百十七人女郡奴年四歲其母王氏縛就刑郡奴自
懷中墮地一卒提入功臣家付爨下婢收之稍長識
大義髮至寸卽自截去日以灰汚面禿垢二十餘年
功臣不以人畜之洪熙初赦諸死事者苗裔郡奴得
同女輩行丐歸鄱陽貧無所依鄉人憐之曰此忠臣
女也爭饋遺不絕郡奴所受免死而已年五十六終

尚處子也鄉人謚曰忠胤貞姑

監察御史高翔在建文時戮力戎事激發忠義文皇
聞翔名召之翔持喪服入見大哭語不遜乃命殺之
沒產誅族諸給高氏產者皆加稅曰令世世罵翔也
親戚悉戍邊又發其先墓雜犬馬骨焚灰揚之而以
其地爲漏澤院

刑部尚書侯泰督餉至淮安聞京師失守泰行至高
郵被執下錦衣衛泰不屈死之妻曾氏配象奴弟敬
祖子玘皆論死籍其家

左拾遺戴德葵被執責問不屈歿之德葵歿時有兄俱從京師嫂項氏家居聞變度禍且赤族令盡室逃并藏德葵二子于山間毀戴族譜獨身留家及收者至一無所得械項氏焚炙遍體焦爛竟無一言戴族遂全

戶部侍郎郭任不屈歿之子經亦坐歿少子金山保戍廣西三女給配

戶部侍郎盧迥不屈縛就刑長誣而歿聞者悲之

袁州太守楊在與黃子澄謀求舊君以圖大舉事泄

被執至京磔于市子禮益坐歿藉產族誅親戚莊毅行等百餘家皆遠戍

禮部侍郎黃魁不屈歿之

御史連楹立金川門下自馬首數文皇詞色不屈命收之引頸受刃白氣冲天尸僵立不仆

太常少卿廖昇聞茹瑺使燕軍還見燕王起兵痛哭與家人訣自縊歿

監察御史王度奉敕勞軍徐州比還鳳陽失守方孝孺與度書誓歿社稷王午秋坐黨戍賀縣千戶所以

語不遜論，歿，誅其族。

監察御史董鏞，會諸御史中有氣節者于鏞所，相誓以死。後被執，論歿。女發教坊，姻族歿戍者二百三十人。

監察御史甘霖被執，抗言求死，從容就戮。子孫相戒，不復求仕。

御史林英劾李景隆誤國，謫知瑞安。賜還，同王叔英募兵廣德，力屈自經。妻宋氏繫獄，亦自經死。

監察御史丁志方，燕兵徧京城，謂妻韓氏曰：師至城

必克，吾惟一歿報國。汝其攜幼子，潛歸撫之以死。丁氏後及兵入，被執，不屈，歿之。

晉府長史龍鐔被執，不屈，歿之。有收其遺骨，得所自書贊云：捐生固殞，弗事二主。別父與兄，忍慟肝腑。盡忠爲臣，盡孝爲子。二端于我，歸于一所。

宗人府經歷宋徵，嘗上疏請削罪宗屬籍。數言李景隆失律，懷二心，被執，責問不屈，遂磔之。謫其族。

徽州知府黃希范，聞金川門失守，素服不治事，坐與長史程通善，嘗其上防禦策，論歿，籍其家。

遼府長史程通上防禦燕兵數千言衛士紀綱者方
辛恣王通輒辱之文皇卽位綱乘間言通有封事指
斥逆械通論歿家人戍遼簿錄其家得遺書數百卷
而已

賓州知州蔡運有善政遼國後論歿百姓憐而思之
燕山衛卒儲福建文末攜母妻逃去文皇卽位錄戍
卒入行福在錄中挈妻母行仰天哭曰吾雖一介賤
卒義不爲叛逆之人在舟中日夜泣不輟竟不食而
歿母韓妻范爲營地葬之范年二十有姿色居貧奉

姑甚謹每哭其夫則走山谷中大號不欲聞之姑也
官有聞其寡者欲委會焉旣而聞其事曰節孝婦也
我何忍犯之皆以壽終

中書舍人何申奉使至四川至峽口聞金川不守慟
哭吐血不數日歿

北平按察僉事湯宗上言按察使陳瑛密受王府金
錢有異謀逮瑛謫廣西遼國後瑛召還窮治建文諸
臣宗論歿

盧振當燕兵起時與徐輝祖攻守力爲多後逮至京

不屈榜振名數其罪殺之誅其族牛景先聞金川失
守變姓名出走已而治齊黃黨逮景先妻妾發教坊
司振景先俱不知何許人

監察御史巨敬被執不屈歿之誅其族

戶科給事中韓永遜國後杜門不出召入見欲復其
官曰吾王矚耳何以官爲不屈歿

國子監博士黃彥清在駙馬都尉梅殷軍中私諡建
文帝論外弁逮從子貴地典史金蘭等繫獄

僉都御史程本立出爲江西副使未及行值北師渡

江本亦悲憤自縊以詔奪其恩典籍其家止敝衣數
襲而已

給事中龔泰北兵渡江奉命巡城泰與妻傅氏訣曰
國事至此我自分必歿爾弟携幼程歸否則俱溺井
無辱俄宮中火起泰馳赴爲兵校所執見文皇金川
門以非奸籍得釋自投城下歿

四川都司斷事方法爲方孝孺所取士文皇卽位諸
司皆表賀法不肯署名尋被逮舟過安慶投江歿
指揮張安被執道亡隱于樂清以樵爲業人莫知其

姓氏自山樛樵歸聞京師陷卓侍郎被殺呼天號哭曰國既就篡我不願為其民遂棄柴投水歿

工部侍郎張安國當燕兵逼京師與妻賈氏曰大事去矣無能為也余職非司馬既不能率師應敵又不

能屈膝事人奈何賈氏曰盍隱諸安國曰然乃與其妻乘舟入太湖忽聞人說京師陷皇帝自焚安國大

慟與妻曰食人之祿而存身于新主之世耻莫大焉乃鑿其舟以沈

知府葉仲惠以脩高帝實錄指斥燕師為逆黨論歿

其家

刑部主事徐子權聞練子寧歿慟哭賦詩有翹首謝

京國飛魂返故鄉之句自經歿

神策衛經歷周瑛建文時言事擢僉都御史遜國後

逮至京不屈歿妻王氏子蠻兒繫獄

御史謝昇建文時給兵餉有功後不屈歿父旺子咬

住戊金齒妻韓氏四女發教坊司

松江同知周繼瑜募戰勇入援文皇即位械至京不

屈磔于市

徽州知府陳彥回奉命募義勇至京師赴援被擒不屈而歿妻屠氏為奴

給事中張彥方改樂平知縣勤王詔下彥方糾義起兵一邑響應或阻之彥方大哭曰君父在水火吾可自緩乎遂率所部抵江口遇燕游兵執至樂平梟其首暴屍譙樓時日者經司顏面如生無一蠅集父老竊葬縣治之清白堂後東平吏目鄭華亦不食死

東湖樓天不知何許人樵浙東臨海東湖上日負柴入市口不二價建文壬午秋詔至臨海湖上人相率

縣庭聽詔或歸語樵夫曰新皇帝登極樵夫愕然曰皇帝安在荅曰燒宮自焚樵夫大哭遂投湖中歿

谷應泰曰聞之川澤納汗瑾瑜匿瑕王者之大度也以故什方舊怨漢帝首封射鉤小嫌齊侯不問况吠堯者主未必祭而詈我者節重子許

乎若乃文皇之正位金陵也宜發哀痛之言為謝過之舉其能從我游者固且厚糈以籠范陽尊官以禮魏徵矣若或天命雖改執志彌堅亦復放還山林聽其自適逢萌之掛冠東都伯况

之杜門廣武狂奴故態何相廝乎而文皇甫入
清宮卽加羅織始而募懸賞格繼且窮治黨與
一士秉貞則祖免並及一人厲操則里落爲墟
雖温奇之同時五族張儉之禍及萬家不足比
也乃若受戮之最慘者方孝孺之黨坐死者八
百七十人鄒瑾之案誅戮者四百四十人練子
寧之獄棄市者一百五十人陳廸之黨杖戍者
一百八十人司中之繫姻婭從死者八十餘人
胡閏之獄全家抄提者二百十七人董鏞之逮

姻族歿戍者二百三十人以及卓敬黃觀齊泰
黃子澄魏冕王度盧元質之徒多者三族少者
一族也又若赴義之最烈者鐵鉉之屍還反背
景清之歿猶犯駕就義之最潔者教授之明倫
慟哭樵夫之自投東湖若此之儔則又未易更
僕數也嗟乎暴秦之法罪止三族強漢之律不
過五宗故步闢之門皆盡機雲之種無遺世謂
天子好還而人命至重遂可滅絕至此乎又况
孔融覆巢之女郭淮從坐之妻古者但有刑誅

從無玷染而或分隸教坊給配象奴潘氏承恩
于織室才人下降於厮養此忠臣義士尤所爲
植髮衝冠椎胸而雪涕者也抑予聞之蕩陰之
戰血惟嵇紹靖康之禍歟僅侍郎而建文諸臣
三千同周武之心五百盡田橫之客蹈歟如歸
奮臂不顧者蓋亦有所致此也方高皇英武在
上其養育者率多直節不事委蛇而文皇刑威
劫人其搜捕者易于抵觸難于感化雖人心之
不附亦相激而使然也至于宋朝忠厚不殺大

僚孫皓凶殘恒加燒鋸臣以禮使士不可辱嗚
呼成祖之作法涼矣

紀事本末卷之十九

提督浙江學政僉事豐潤谷應泰編著

男

際科

際第

訂

開設貴州

太祖洪武十五年春正月置貴州都指揮使司命平涼侯費聚汝南侯梅思祖署司事貴州古羅施鬼國自蜀漢彝有火濟者從諸葛亮南征孟獲有功對羅甸國王歷唐宗皆以歸順不失爵土至是遣傅友德

等平雲南上遣使諭友德曰前已置貴州都指揮使
司然霽翠輩不盡服雖有雲南不能守也霽翠故元
宣慰使已而見雲南俱平乃與同知宋欽皆降上仍
授霽翠宣慰使欽宣慰同知各領所部居水西爲貴
州宣慰使隸四川其思州宣慰使田仁智思南宣慰
使田茂安暨鎮遠等府隸湖廣普安鎮寧等州隸雲
南已而霽翠請兵討部落隴居上曰中國之兵豈荒
服報怨之具耶不許

十八年夏四月思州諸洞蠻作亂命信國公湯和江
夏侯周德興從楚王楨討平之時蠻寇出沒不常王
師至輒竄匿退則復出剽掠和等抵其地恐蠻人驚
潰乃于諸洞分屯立柵與蠻民雜耕使不復疑久之
以計擒其渠魁餘黨悉潰師還留兵鎮之

三十年三月古州洞蠻林寬自號小師聚衆作亂攻
龍里千戶吳得率麾下馳擊之中毒弩死命左都督
楊文爲征蠻將軍都督同知韓觀副之統京衛江湖
兵往征巴林寬爲指揮朱俊所縛送京師冬十月
兵至沅州伐山開道二百里抵天柱遂涉苗境營小

坪而以偏師別由渠陽零溪西南山徑銜枚夜發特
角以進分道夾攻直抵洪州泊里福祿永從諸洞大
破之都督顧成亦勦平臻部六洞蟒蟹天柱天堂大
坪小坪諸寇班師還京

成祖永樂元年春正月設普安安撫司以土目慈長
爲安撫賜銀印置流官隸四川布政司三月鎮守
貴州鎮遠侯顧成奏金筑安撫司諸處土軍宜一槩
訓練上以蠻人憚拘束止之已而以貴州安寧特賜
成銀幣上謂侍臣曰漢武帝窮兵黷武以事遠方罷

撤中國朕無取焉顧成老成能持重安邊非喜功好
事之流以是特嘉獎之

十一年二月設貴州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及思州新
化黎平石阡思南鎮遠銅仁烏羅八府以工部侍郎
蔣廷瓚爲左布政使初洪武中止設貴州思南州諸
宣慰使思州所轄二十二長官司思南所轄十七長
官司仍設都指揮使司鎮守其地及雷翠歿妻奢香
代立朱欽歿妻劉氏代立劉氏多智術時馬燁以都
督鎮守其地政尚威嚴欲盡滅諸羅代以流官乃以

事裸撻奢香欲激怒諸羅爲兵端諸羅果憤怒欲反劉氏聞止之爲走愬京師上召問令入宮見高皇后復令折簡招奢香至詢故上曰汝誠苦馬都督吾爲汝除之然何以報我奢香叩頭曰願世世戢諸羅令不敢爲亂上曰此汝常職何云報也奢香曰貴州東北有間道可通四川梗塞未治願刊山通道以給驛使往來上許之謂高皇后曰吾知馬燁忠無他腸然何惜一人不以安一方也乃召燁數其罪斬之遣奢香等歸諸羅大感服爲除赤水烏撒道立龍場九驛

達蜀後安氏卽雷翠後也至永樂初思州宣慰使田仁智子琛思南宣慰使田茂安子宗鼎各嗣立以爭沙坑故日尋兵上遣行人蔣廷瓚往勘之琛從廷瓚入見上白事自言思南故思州地當歸之又數宗鼎罪狀上曰思南舊歸明玉珍時汝何不取以自屬乃今言耶且罪惡在彼汝何與焉亟歸守爾土靖爾封疆慎勿構釁啓兵端再犯吾殲汝矣琛歸與宗鼎仇殺如故屢禁之不能止至是上密遣鎮遠侯顧成率校士數人潛入二境執琛宗鼎去二人既就執城中

猶寂無知者。忽一日使出，揭榜諭諸羅曰：朝廷以二
克日構殺茶苦百姓，故特遣使執問狀首惡。既擒餘
一無所問，敢譁者族。諸羅帖然。琛宗禹至京師，俱斬
之。乃命戶部尚書夏原吉等曰：思州思南苦田氏久
矣，不可令遺孽復踵爲亂。其易爲府治，改思州宣慰
司爲思州府，思南宣慰司爲思南府，易置諸官僚。遂
設貴州布政司，立三司等官。治貴州宣慰司，奉司及
思州思南鎮遠石阡銅仁黎平六府，普安永寧鎮寧
安順四州，金筑安撫司及普定新添平越龍里都勻

畢節安莊清平平壩安南赤水永寧興隆烏撒威清
十五衛普市千戶所皆屬焉。改蔣廷瓚爲左布政使，
以廷瓚曾勸思州事，諳彝情也。

十四年，設貴州提刑按察司，戶部刑部各增貴州一
司，其鄉貢附於雲南。

各應泰曰：秦皇開邊，桂林象郡，旋沒尉氏。武帝
窮兵越雋，牂牁僅附，臣屬或聚干戈，或通璧幣。
用力若此，獲効若彼，蓋拓疆域，通文教，易稱革。
函書載頌，民帝王若斯之難也。貴州西接滇蜀。

東連荆粵地齒神州久淪荒服特以其地皆毒
霧瘴山巒峒獫寨無宛馬印竹動中國愛慕而
其君長世樂奉藩保不失禮賂憂邊吏黔遂無
日通上國矣洪武初湯信國使之民蠻雜耕兵
葵互習豈非天啓荒徼漸染華風朝鮮將開乃
來箕子勾吳當治始有姬雍者與乃宋欽妻之
乘間奔朝安奢香之聞呼赴闕兩女子觀變決
機勇於丈夫甚至入見高皇后使高帝竟斬馬
都督蒲伏掖門瞻仰天日指陳險阨立誓河山

開赤水之道通龍場之驛智溢唐蒙功高博望
彼地有此異人山川豈能再阻蠻方耶承樂中
二田復自相攻殺金鷄命使特遣解紛翠華臨
軒親承戒諭猶復怙終不遷攻殺如故天亦夜
郎恃遠于闐負險抑或天誘其衷折入中國閩
人侵逼南粵歸漢延陀攻殺敕勒入唐廢典有
數革置有時乎而顧成以校士數人入執二田
繫頸檻車寂無知者比之介子樓蘭斷頭酒後
班超鄯善捕使中宵天子神靈兵威不測斯爲

至矣。此豈一時掩襲虎穴得子實乃二祖英武先聲奪人也。二田授首處分郡縣為布政司者一為府者六為州者四為安撫司者一為衛者十五而黔中一省儼然進明堂分符瑞受冠帶。祠春秋。厠肩內地。附麗皇輿矣。國家無手聚介士之勞邊臣無亾矢遺鏃之失自古開疆廓宇又未有若斯之易者也。然則天馬蒲桃志寶物者不知畧地樓船橫海志畧地者不知化俗詩曰日闢國百里伊惟二祖有焉。

紀事本末卷之二十

提督浙江學政僉事豐潤谷應泰編著

男

際科

際第

訂

設立三衛

成祖永樂元年三月改北平行都司為大寧都司徙保定以大寧故地畀三衛大寧故兀良哈地也在烏龍江南漁陽塞北春秋時為山戎秦時為遼西北境漢為奚所據後魏韓庫莫奚服屬契丹唐為奚契丹

元爲大寧路。洪武中，元兵遁沙漠，屢侵之。乞降高皇帝，割錦、義、建、利諸州隸遼東。而於古會州、大寧地，北設北平行都司，領興營等二十餘衛。所十四年，封皇子權於大寧，爲寧王。時宋國公馮勝征納哈出，據大寧塞，列戍控制，遂築大寧、寬河、會州、富峪四城。卒破降納哈出。二十二年，封兀良哈爲三衛處降人，而以阿北失里等爲三衛指揮使同知。自大寧前抵喜峰，近宣府曰朶顏，自錦、義、歷廣寧，渡遼河，至自雲山，爲泰寧。自黃泥窪逾瀋陽，鐵嶺至開原，曰福餘。惟朶顏

最強，其貢路入自喜峰口，而市則在遼東，防其變也。後竟叛去，附於元。燕王起兵，從劉家口徑趨大寧，不數日奔至寧王，猝出不意降。燕王乃移王與其軍內地，盡拔降騎還北平。從戰有功，遂以三衛地畀兀良哈使，仍爲三衛。其官都督至指揮，千百戶有差，約以爲外藩。居則偵探警則捍衛，歲給牛具種布帛酒食，良厚。此棄大寧設三衛之始也。三衛自遼瀋抵宣府，幾三千里。大寧既棄，天壽山與異域爲隣，而宣府遼東斷左右臂，乃調營州左屯衛於順義，右屯衛於薊

州中屯衛於平谷前屯衛於香河後屯衛於三河衛
設左右中前後五所仍隸大寧都司復設東勝中前
後三所千戶于懷仁等處守備然諸部落已列我門
庭矣亡何三衛復叛附阿魯台終明之世秦寧福餘
常與東合而朶顏常與西合為中國膏肓之患則皆
三衛為之鄉導也

二十年秋七月上親征阿魯台旋師討兀良哈大破
之永樂初福餘衛請鬻馬令於廣寧開原互市尋三
衛為本雅失里所脅掠我邊卒上遣使諭之納馬贖

罪然時附阿魯台出沒塞下至是上北征旋師召諭
諸將曰阿魯台敢為悖逆以兀良哈為之羽翼也當
分兵剪之遂簡步騎數萬分五道往而身率鄭亨薛
祿等將大軍邀其西師次屈裂兒河兀良哈驅眾數
萬西奔陋澤中上麾騎兵前擊之斬級數百遂自相
蹂藉死無算上乘高瞻望見其眾復聚遂張左右翼
嚴陳夾攻命吏士持神機弩伏深林戒寇至乃發項
寇騎突而左左師馳之走林中中伏驚潰死傷畧盡
追奔三十餘里蕩其巢而還自是三衛稍創

宣宗宣德三年九月兀良哈犯大寧上親征出喜峰口至寬河大破之宣德初朶顏衛指揮哈刺哈孫等朝貢不至武進伯朱榮鎮遼東請掩擊之上不許至是上親歷諸關塞駐蹕石門驛守將奏兀良哈萬眾盜邊已入大寧經會州將及寬河諸將請益徵兵上曰孽寇無能爲也但謂吾邊無備故來若知朕在此當驚駭走矣今出喜峰口路隘且險單騎可行若候諸軍並進恐緩事機朕以鐵騎三千先進出其不意擒之必矣或言三千未必足用上曰兵在精不在多

三千足辦擒賊遂決策親征簡士三千人人一騎持十日糧夜銜枚出喜峰口馳四十里昧爽至寬河距其營二十里寇望見以爲乘障卒遂悉眾前上麾鐵騎分兩翼進夾攻之上親射其前鋒殪三人飛矢雨集神機銃疊發寇不能當大潰走上以數百騎直前寇望見黃龍旗知上親在也大驚悉下馬羅拜請降皆生縛之斬其渠駐蹕寬河分命諸將窮搜窟穴忠勇王金忠故韃靼名王子也及其甥都督把台請自效上許之或密言忠往不反矣上不聽忠與把台果

大克獲歸上飲以金爵遂輟賜顧謂侍臣王者宜推誠待人漢用金日磾庸不足法耶遂班師

五年徙開平衛於獨石洪武初李文忠克元上都設開平衛守之置驛八東曰涼亭泥河賽峰黃崖四驛接大寧古北口西曰桓州威鹵明安隰寧四驛接獨石永樂間大寧既棄而開平勢孤難守至是遂城獨石徙開平衛於此棄地蓋三百里自是盡失龍岡灤河之險邊陲斗絕益騷然矣

九年夏四月瓦剌脫歡攻阿魯台殺之因通兀良哈先是詔蠲三衛罪予自新以泰寧衛印沒于寇更給兀良哈遂駐牧遼東塞

英宗正統二年十二月福餘等衛阿魯友等以五百騎掠葭州獨石守將楊洪遮擊西涼亭生擒百戶乞麻里等奪所掠命集兀良哈貢使僂之市進洪都指揮同知初正統元年福餘衛失印更給如泰寧例而脫歡遣使通兀良哈潛伺屢諭不悛至是復諭都指揮安出等縛首惡以獻

四年夏六月福餘衛都指揮友都等數言賞薄互市

失利非永樂時比。上因使者還，勅曰：文皇帝以爾通阿魯台歲徵馬三千匹贖罪，爾俛首聽命，朕實爾寬而妄意無厭，是速敗也。其亟圖改已，而以通瓦剌，罷其部落貢獻。九月，兀良哈犯邊，右叅將楊洪追擊于白塔兒三岔口，值兀良哈五百騎擊敗之，射死十人，擒三人。

六年冬十月，左叅將黃直巡邊至閔安山，值兀良哈三百餘騎擊敗之。福餘衛脫火赤完哈等假射獵屢犯邊，至是被擒，磔於市。尋復以遊騎犯密雲，扒頭崖

塞射傷戍卒，又掠牛心山。

七年冬十月，兀良哈千騎自穆帽山犯廣寧前屯等衛，守將曹義擒其將孛台，會二衛來朝，修示之。

九年秋七月，兀良哈入寇，命成國公朱勇等率諸軍二十萬分道出塞擊之。朱勇同太監錢僧保由中路出喜峰口，興安伯徐亨同太監曹吉祥由南路出劉家口，左都督馬諒同太監劉永誠由北路出界嶺口，都督劉懷同太監但在由西北路出古北口，踰灤河渡柳河，經大小興州過神樹，破福餘于全寧，復破泰

寧朶顏于虎頭山出所掠萬計而都督楊洪出黑山
俘斬安出部各論功加秩三衛從是寢衰然怨中國
益刺骨因糾也先入寇爲之鄉導矣

十二年春正月都御史王翱同總兵曹義巡邊抵廣
寧兀良哈伏騎林中義擊敗之時瓦剌也先亦東侵
三衛乃遣使勸諭之毋爲瓦剌誘

十四年三月福餘泰寧共潛結也先入寇朶顏獨拒
險不從也先至不能入大掠二衛人畜去其秋旋與
也先合土木北狩命都御史鄒來學經畧京東并設

參將總兵罷朶顏三衛互市

景帝景泰六年朶顏諸衛來朝乞耕地及犁鐮種糧
詔予糧三十石未幾寇獨石先是旣罷三衛互市景
泰二年復議于貢然三衛常竄名瓦剌使中窺我遇
北使厚不無心望且結婚漠北挾爲重稍侵軼盡沒
遼河東西三岔河北故地薊遼多事自此始四年兵
部尚書于謙言三衛使蚤至頗爲瓦剌間宜令邊臣
嚴備因條上防禦事詔自是使至伴三三人入京餘
不得輒入關已而泰寧衛都督僉事單于帖木兒乞

大寧廢城及甲盾謙持不可帝重絕三衛歡遣譯者
語大寧城逼近塞不便馳獵又炎暑多生疫其甲楯
須冠至乃給謀遂沮至是寇邊察將葉盛督兵破走
之

憲宗成化元年春二月孛來爲三衛請賞不許自景
泰末三衛多與孛來通貢使浮額隨孛來使者走雲
中朝廷羈縻不問至是孛來爲請賞勅諭四方貢使
賞有成額三衛曩朝貢從東路喜峰口今朶顏都督
朶羅干等擅易貢道希混賞勅廷照例分別又何誅

焉尋復闖入邊遣都督李鐸往諭至泰寧還兵部以
奉使無狀請逮治詔貸之 十二月泰寧衛都督劉

玉兀喃帖木兒等請市牛及農具塞下并乞賜蟒上
諭蟒衣勿與他聽與民交易朶顏衛兀研帖木兒因
請職事兵部覆未有成勞例無陞授不許

二年十二月瓦剌遣使貢馬挾三衛從喜峰口入詔
待以三衛禮勅其渠阿失帖木兒無糾朶顏妄更貢
道

十四年秋七月三衛部落各請從便道入貢并求開

市時太監汪直方與兵部侍郎馬文升爭遼東撫勦異同故三衛乘間挾我也詔邊吏以朝廷恩義論之孝宗弘治二年兵部尙書馬文升請修邊備先是自天順後孛來潛通三衛屢入塞中國羈縻不絕誘致之亦不敢大爲寇至是文升奏往歲三衛盜漠北馬經大同宣府報敵老管今兩鎮經年不報疑彼此相通乞于團營選馬步三千赴永平三千赴密雲防禦及會兩鎮巡操從之

十一年冬朵顏入寇先是邊軍燒荒出塞遇寇騎掩殺之邊戍遂起馬文升據要害相機勦殺仍請聖書切責三衛頭目從之

十七年秋七月朵顏道小王子入寇大同上御煖閣召大學士劉健等議出兵李東陽言朵顏通潮河川古北口距京師一日而近宜固根本無遠出師自疲上深然之時朵顏部落益蕃屢侵盜而諸部獨花當以完者帖木兒裔種最貴花當次子把兒孫驍勇敢深入結婚小王子爲中國患滋甚

武宗正德四年冬泰寧衛滿蠻率部落二萬餘欲附

居塞下避北敵令居故鎮安堡戒無旁囓其後花當部屢挾增貢詔暫增一年不爲額花當部堅請不從乃益勾小王子與合謀

十年夏四月朶顏把兒孫自鮎魚關毀垣入馬蘭谷殺參將陳乾命都督桂勇討之巡撫順天都御史王倬謀曰敵知吾兵屯西必東入乃命指揮葉恩伏山下敵果入伏發敗之把兒孫遣杜禿等來請貢且獻馬贖殺陳乾罪兵部尙書王瓊持議必以把兒孫償乾乃罷兵子貢把兒孫輒謾言呼杜禿等去竟予祀

兒孫貢班師亡何復入寇參將魏祥全軍歿終正德世不能討

世宗嘉靖十一年十二月朶顏三衛寇邊先是朶顏都督花當長子革列孛羅早死其次把兒孫謀奪嫡不得把兒孫尋亦死革列孛羅子革蘭台貢馬請嗣兵部令轉譯部落方許貢革蘭台乃寇漁陽諸小關堡率殘破至是巡撫都御史王大用欲厚劄朶顏城其霧靈山不果會阿堆哈利赤頻入建昌喜峰口恣殺掠革蘭台又請陞秩御史連疏詆大用請以毛伯

溫代大用既去、諸衛益盜邊、邊人皆廢耕牧而朶顏諸部日益橫、

三十年秋七月、革蘭台求增貢衛三百人、不許、請二百人、亦不許、時剽掠塞下、聲言結小王子入寇、會俺答自雲中深入太原、邊吏恐謬曰、山海關諸邊無敵、亦朶顏諸衛功也、詔補前貢失期者衛二百人、

二十三年、朶顏侵薊州塞、先是薊鎮總兵卻永出塞、襲朶顏別部李家莊、斬四十餘級、李家莊零騎居近、獨石不通大部、慣盜馬、狡而善射、敵追輒走、險亦頗

爲我捍邊、是役藉怨、轉與敵合、而遼東塞亦以朶顏故、頗邊警、

二十六年冬十月、朶顏益結海西諸部、出沒遼東西塞、無何、革蘭台死、子影克襲故事、三衛以貢時身受職、至革蘭台父子始遣人代請、而影克剽悍、踰于父、益誘俺答大入塞、

二十九年九月、始置薊遼總督、以薊州保定遼東三鎮隸焉、改孫禴爲兵部侍郎、總督薊遼、未幾、以何棟代之、初、俺答逼都城、數言遼陽軍、遼陽軍者、俺答所

呼朶顏也。至是始設薊遼總督以兵戍之。然朶顏部時時犯塞。咸寧侯仇鸞調知彭克實首禍。欲發兵掩之。何棟曰：「朶顏犬羊也。縱有反覆。爲患尙小。昔剪除朶顏。漠北窺隙必且憑爲巢穴。是毀藩籬。延寇以自近也。」上從棟言。已而棟設計擒叛人哈舟兒。陳通事傳首九邊。

三十六年三月。土蠻打來孫始收三衛。導入薊州長林口。踰建昌營。灤河掠永平諸邑。

三十八年二月。薊州塞警。自練兵議起。鎮兵減什之

一。而春防視秋防。又殺什之五。以故最單弱。把都兒

辛愛擁數萬騎。以朶顏影克爲鄉導。入寇。總督侍郎

王忬所遣偵諜皆被殺。遂薄塞下。忬疏請援兵。大學

士嚴嵩謂忬挾寇爲重。欲坐糜金錢。不報。敵騎度灤

水。由潘家口入。大掠薊。忬遣總兵馬芳等以輕兵入

千夜。馳出其後。率之遂不敢深入。三日引去。忬兵尾

而擊之。頗有斬獲。詔逮忬及總兵歐陽安。俱論死。

六月。改宣大總督楊博于薊遼。博聞命馳至鎮。區畫

戰守。以朶顏諸衛。每外通不爲我用。乃約諸帥同時

卷二十一
十一
舉烽燧揚旄纛。自居庸至山海關。彌漫千餘里。旌旗蔽空。駭石震山谷。如是者三。暮北大駭。以爲邊兵頓增益。終歲不敢近塞。

三十九年三月。影克復糾把都兒。辛愛等。犯一片石。參將佟登禦卻之。

四十年冬十月。影克糾東西數萬騎。潰牆子嶺而入。大掠通州。總督侍郎楊選逮論死。

穆宗隆慶元年九月。朶顏董狐狸糾土蠻數萬騎入界嶺口。援師四集。引還失道。墜崖死者甚衆。董狐狸

亦輩蘭台子也。時影克出義院口。邊軍以火鎗擊之。斃而子長昂與狐狸頡頏。

二年夏四月。以侍郎譚綸爲總督。拜戚繼光大將軍。專理練兵。綸上言。今之策邊防者。皆曰乘障。夫薊昌見卒不滿十萬。而老弱且半。散布于二千里之間。畫地而守。彼以十萬衆攻我一軍。欲不破不可得也。故臣以爲禦敵莫如游兵。燕趙之士。自邊警以來。銳氣盡矣。非募吳越習戰卒萬二千人。雜教之。必無成功。此萬二千人者。臣與戚繼光召可立。至用之可立效。

散○之○歸○農○可○使○無○後○憂○爾○時○方○虞○其○有○他○是○尚○疑○臣○
與○繼○先○不○可○信○安○能○勝○敵○夫○我○兵○素○未○一○當○敵○戰○而○
勝○彼○不○心○服○再○破○之○乃○終○身○創○矣○繼○先○亦○上○言○邊○鎮○
之○卒○壯○者○役○于○私○門○老○弱○僅○以○充○伍○有○火○器○而○不○能○
用○藥○土○著○而○不○能○練○弓○矢○之○力○不○強○于○賊○而○與○賊○其○
之○且○不○知○兵○法○長○以○衛○短○短○以○救○長○之○數○教○練○之○法○
實○用○則○不○美○觀○美○觀○則○不○實○用○今○皆○虛○名○耳○其○實○無○
有○也○臣○又○聞○薊○之○地○有○三○平○易○交○衝○內○地○之○形○也○險○
易○相○半○近○邊○之○形○也○山○谷○及○隘○林○薄○蕪○翳○邊○外○之○形○

也○敵○入○平○原○利○于○車○在○近○邊○利○于○騎○在○邊○外○利○于○步○
三○者○迭○用○乃○可○制○勝○今○邊○兵○惟○習○馬○耳○未○開○山○戰○谷○
戰○林○戰○之○道○惟○浙○兵○能○之○臣○發○迹○浙○江○思○用○浙○人○願○
陛○下○更○予○臣○浙○江○殺○手○三○千○烏○銃○手○三○千○更○于○西○北○
召○募○得○馬○軍○五○枝○步○兵○十○枝○聽○臣○統○練○方○今○朝○議○紛○
呶○易○于○改○絃○而○臣○擁○重○兵○易○生○嫌○二○請○設○監○軍○科○道○
官○一○人○以○督○臣○使○臣○無○掣○肘○虞○疏○上○俱○報○可○論○繼○先○
浚○隍○增○埤○邊○備○甚○設○而○時○俺○答○亦○奉○款○迄○隆○慶○三○衛○
修○職○謹○邊○鄙○稍○息○長○昂○襲○職○爲○都○督○

神宗萬曆元年董狐狸索賞喜峰口、啓豐總兵戚繼光、猝勒兵青山圍之、狐狸以身免、尋縛首惡獻于款、始改喜峰口守備爲叅將、彈壓之。

三年二月總兵戚繼光追逐長昂墜馬、幾獲之、跳而免、馳去、生縛其叔長禿、羈董家口、昂納馬鑽刀盟、乃釋之、已長禿復叛、合董狐狸縱掠。

六年三月泰寧衛速把亥犯遼東、總兵李成梁直搗劈山大創之、長昂勒賞阻諸部入貢、遣弟麟金率精騎窺喜峰西、掠前屯、薄山海一片石。

十一年五月泰寧衛伯言把都糾衆花大等大舉攻鎮寧堡、伯言故速把孩子也、先是速把孩子入鎮、葵堡李成梁遣裨將李平胡逆之、射速把孩子中脇墜馬、蒼頭李有名斬之、至是報仇入犯、成梁出兵黑山、佯爲北伐、而夜遣李得全馳入鎮、寧爲內應、旦日親自搏戰、李寧以刀擊花大、傷額、復貫矢中膊、大哭失聲遁、旣而伯言復借長昂董狐狸三萬騎犯廣寧、殺掠吏士一百二十有奇、李平胡跳擊之、會大風揚沙、晝晦、頃之、雷雨大作、水深數尺、走出塞、時三衛屬部八十

餘種而昂與董狐狸兵最強然部落不踰萬

十三年春董狐狸犯前屯錦義備禦祖承訓擊敗之
總兵李成梁追奔太康大定堡多斬獲 八月長昂
入下莊總兵楊四畏副總兵徐從義擊卻之追至老
鴉嶺而還已復糾哈不慎等數萬騎以打牲爲名圖
盜邊會上視山陵昂往來紅螺山射獵調部落東西
馳甚恣也然亦以犯邊罷賞頗窘

十三年夏四月伯言把都復入塞遊擊周思孝逐之
走遼河河深不能猝渡李成梁追襲之從丁字汨堡

出布陣爲一二字一字衝鋒二字繼進伯言望見兵
至跳騎挑戰成梁馳之巡撫李松趨二字陣鼓行而
前大敗之斬首八百級得名王扯征孛來等十二人
六月董狐狸率其屬三百餘叩關脫帽請甚哀言
犯遼皆東西部落同姓名者非其罪願得奉撫賞長
昂以李成梁聲搗穴一夜數徙帳亦哀請款及已得
撫則愈驕

十四年春正月花大伯言等復糾土蠻犯前屯李成
梁選輕騎出塞繞其後而自率兵當之夾擊大敗走

九月伯言把都復入塞攻鎮彝堡邊軍禦之三晝
夜不解甲復大敗去伯言痛哭曰阿父怨終不可報
矣

十八年春正月長昂部落入貢奪賞會同館大譁欲
殺禮部尙書于慎行主事張我續諭解之長昂遣
弟獐兔撥計來調盟石門遊擊陳愚聞給執通事張
五烈等僇之長昂同弟麟金犯董家口

二十二年冬十二月伯言復入塞總兵董一元伏精
騎鎮武堡俟其深入士卒從中起循牆而進搏戰大

敗之伯言中流矢死哨騎生得伏謀郎打兒罕等
七人郎打兒罕長昂心膂也昂願革二年舊賞請贖
上幸許昂自是稍戢

二十四年冬十月福餘衛伯牙兒挾賞羅文峪拒卻
之尋以千騎突青山口連犯扒頭崖三道嶺並失利
去

二十九年冬十月伯牙兒妻唐翠阿不亥叩闕求款
命給半賞十二月長昂求款命復朶顏諸衛馬市
木市于寧前已而獐兔撥計修石門郝掠車厰庄總

兵尤繼先出塞至紅草溝擊斬八十有奇昂與蟒金
代印關

三十四年冬十一月撥計挾賞葦子谷長昂蟒金復
勿西部班不來世等萬騎犯山海關總兵姜顯謨擊
之時督稅太監高淮在遼東聞警倉卒調兵自衛及
長昂退稱斬獲功未幾長昂圍獵墜馬死子賴暈友
踵昂轍同蟒金糾阿鎮等挾賞擦崖子關

三十六年冬十一月賴暈友入建昌河流口大掠而
去復糾插漢鬼台吉等入寇連山驛總兵杜松出中

左所長嶺山夜至哈流兔襲拱兔營大斬獲然諸部
益闕因入大勝堡總督侍郎王象乾諭諸部各聽撫
專勦賴蟒賴蟒勢孤乃屬西部亞拜台吉請款

四十年十一月蟒金賴暈友乘邊軍燒荒入圍山堡
縱掠曹莊寧遠叅將李應選死亡官軍九十人

四十一年春三月朶顏衛頭目脫來福餘衛頭目火
燒赤各授指揮僉事賜勅 四月炒化宰賽煖克等
以三萬騎屯玉文谷陷七臺殺千總佟修鳳等邊軍
失亡五百人 朶顏滿且嬖只亦連犯掛甲嶺麻郎

谷

四十三年夏六月遼東邊將率兵出獵曹莊麟金乘
機入犯殺掠五十餘人喪卒二百二十餘人十二
月杜松擊火落赤于柳門敗之

四十六年夏四月滿旦及男溫布台吉等睥睨石塘
間而馬蘭亦報麟金聲犯桃林界嶺薊鎮戒嚴未幾
石塘遊擊朱萬良調援遼滿旦母子益恣以萬騎攻
白馬關及高家堡頃之尋盟蓋自隆慶來長昂稱梟
築雄塞上垂四十年而土蠻部落如虎墩炒花宰賽

倭鬼輩東西颺動邊吏疲于奔命至滿旦以一婦躡
燭增石間竟不可制然亦自此漸微弱不能自立矣

